

# THE MONEYCHANGERS

By

UPTON SINCLAIR

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by

WOO KWANG KIEN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
SHANGHAI, CHINA

1934

(一二五六九)

財 閥

The Moneychangers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原 著 者 U. Sinclair

選 譯 者 伍 光 建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  
上海河南路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 
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 
上海及各埠

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

(本書校對者  
王錢重兆  
慶麟)

# 財 閥

## 作者傳略

克雷是一個並世的大作家。他是一個極端的改革派，是一個社會黨。他初時原以詩人自命，不能得名。他就研究其故，纔窺見世界上有種種不平的事。於是竭他過人的精力著書，揭露社會及實業界的種種黑幕。他以爲凡是一個人，都應該見義勇爲，攻打世上不平的事，不使其留存於人間，爲什麼要等他人負責。他與蕭伯納同一鼻孔出氣，都以爲世界上觸目都是痛苦與飢餓，既是無人有心腸，無人有本領，肯出來爲這樣無告的人民奮鬥，只好大作家們出來，替人民打不平。所以他遇着或曉得不平的事，就自己動手，用一片血誠，直捷痛快，不留餘地的，迎頭痛擊；著了許多小說與經濟學及社會科學的論說，攻擊報界，教士，大學，財閥，歐戰，等等，敢言人所不敢言。好在他所揭露的事實及黑幕，都是確有其事，不能否認，不能掩飾的。被攻擊的階級，自然羣起反對他，不料他們越反對他，他越發怒，他的文章越做得好，反成了他的名。他因爲人們反對，無人肯同他印刷，無人肯同他出版，他就設

法自己兼任這兩件事。他的筆墨極其深刻尖利，一針見血，其鋒不可當。他以他所著的「野獸世界」(The Jungle)得名。(此書與祁貝林的「野獸世界」書名略同，用意卻大不相同，祁貝林意在主張帝國主義，沁克雷是攻擊屠宰場壓制工人，不以人類相待。)今選譯一九二六年出版的「財閥」中幾回。這部書說豪富們奢侈橫行，互相傾陷，一九〇七年紐約市垣街的大恐慌是怎樣慘淡經營造出來的，以報私怨，以傾陷同業，以強逼政府取銷嚴禁專利的命令。其中描寫極熱烈的愛情，實寫大規模的擾亂金融，有世人所不知的種種祕密。在最末後一段，孟德古說道，『我要找着補救方法纔肯罷手，我要入政界，我嘗試教導國人。』這就是作者著書的本意。

伍光建記

# 財 閥

## 第五回

[泰羅太太(Mrs. Taylor)名洛雪(Lucy)是一個有錢的美貌小寡婦，現時年紀不過二十二歲。她來紐約，找她的舊隣居孟德古(Montague)兄弟照應。遇見一個大色鬼大資本家滑突曼(Waterman)。她去看他所收藏的名畫遇着他，他請她到他的遊船玩耍。孟德古與她約好，隨後找她商量要事。孟德古辦完公事，走到垣街的頂大的資本家滑突曼的遊船找洛雪。剛好上船，就聽見有人喊救命聲，他認得是洛雪的聲音。——譯者註]

孟德古只遲疑了一會，就跳上船面。他喊道，『泰羅太太在那裏？』

船上的人帶點遲疑說道，『先生，她走下艙裏了。』孟德古在他身邊跳過，下樓梯。

他到了梯脚，看見自己在一間寬大的入口的堂屋，由屋頂的大圓燈照着。他跳向叫喊聲所從來的門，大聲叫『洛雪！洛雪！』他聽見她在門裏答應，他就捉住門把，試推開門。門是鎖了。

他大喊道，『開門！』

無聲響。他又喊道，『開門！不開，我就把門拆下來。』

他果然用他的全力衝門。門響；忽然聽見一個男人聲音說道，『我就開。你等等。』

有人弄門把；孟德古墩下站着，屏息察看，防備一切。門開了，他與丹·滑突曼面面相對。

孟德古往後退一步，恐怖到動不得；那一個慢慢踏步出來，一言不發，在他面前走過，走入堂屋。只有時候使孟德古受那個人的一瞪眼——他從來未見過人類的面上，

有過這樣最狂怒的面色。

他衝入房裏。洛雪站在較遠那一頭，靠着桌子扶住自己。她的衣服全亂了，她的頭髮丟下來在兩耳旁邊；她滿臉紅漲，她在那裏很慌亂的喘氣。

他跑上前去張開大口呼吸，喊道，『洛雪！』她捉住他的膀子，纔站得穩。

他喊道，『什麼事？』她掉過臉去，一聲不響。

他站在那裏，瞪眼看她一兩分鐘。她隨即附耳低聲說道，『我們趕快走開這裏吧！』

她忽然動她的兩手，把頭髮從額上往後撥，把衣服拉整齊，靠着她的朋友，走出房門。

他們走上船面，船員還站在那裏迷惑。

孟德古說道，『泰羅太太要上岸，你肯替我們弄一小艇麼？』

那個人說道，『先生，那隻小火輪幾分鐘就回來啦。』

孟德古說道，『我們要立刻走，你可以給我們一條用手搖的船麼？不然的話，我就要喊那條拖船。』

那個人只遲疑了一會。孟德古的聲音是剛決的，船員只好掉過身子吩咐放下一條小舢板。

當下洛雪站在那裏呼吸得很重的，很膽怯的看了四

圍，等到他們最後離開遊船的時候，他聽見她歎一口放心的氣。

他們坐在舢板上彼此都一言不發，一直等她登岸，纔說道，『亞蘭，你替我雇一部小馬車。』

他領她到大街，喊了一部馬車。當他們坐下的時候，洛雪喘一口氣往後靠。她說道，『亞蘭，你不要請我說話。』坐馬車到旅館路程很長，她再不發一言。

他把她平安送到她的房間之後，纔說道，『我能替你作些什麼事嗎？』

她答道，『沒事。我現在好了。你且等我。』

她退入她的梳洗房，等到她走回來的時候，全數驚擾的痕跡都消滅了。她隨即坐在孟德古對面的一張椅子上，瞪眼看他。

她起首開談，說道，『亞蘭，我嘗試在這裏思想。我對於那個人，能夠作些什麼？』

他答道，『我實在不曉得。』

她張大口喘氣說道，『我不能相信這裏是紐約；我覺得好像我走回頭到了中古時代啦！』

他答道，『洛雪，你忘記了我並不曉得剛纔發生什麼事。』

她又一言不發。他們坐在那裏相視無言，隨後她忽然背靠着椅，起首大笑。她只要一起首，她禁不住她自己一陣一陣的大笑。她張大口呼吸，說道，『亞蘭，我嘗試壓下我的怒氣。好像是應該壓下的。但是說句老實話，這件事完全是無理好笑的！』

他說道，『我很相信，你與其大哭，還莫如大笑的好。』

她往下說道，『亞蘭，我把這件事體告訴你。我曉得我必得告訴一個人，不然我簡直是會炸的。我生平並未遇過

這樣令我感亂的事，我要請教你。』

他說道，『請你說，從頭說到尾。』

洛雪說道，『我曾告訴你，我怎樣在藏畫室遇見滑突曼。原是大衛阿爾登(David Alden)帶我去的，那個老頭子很多禮，很莊重——我最不會想到的！隨後他寫一封小信給我——你要曉得，是他親筆寫的(洛雪自己是有錢的還以得着國內首富滑突曼的一封親筆小信爲榮，可見他勢力之大。——譯者注)請我到他的遊船布朗尼狄(Brühnhilde)第一次出遊的宴會。我自然以爲是不會錯的。你是曉得的，我告訴你我要去，你也並無什麼反對。』

『我去到碼頭，有小輪船接我送我上遊船，一個管事的帶我入那間房就走了，一秒鐘後，老頭子自己進來。他進來就關了門，鎖門！

『他說道，「泰羅太太，你好呀？」我還沒得機會開口與回答，他就走來，很冷靜的兩隻手拖我。

『你能夠想像我的感覺。我簡直是麻木了，動不得！

『我張大口喘氣說道，「滑突曼先生？」

『我不會聽見他說什麼；我發怒與驚怕到幾乎糊塗了。我記得我喊過好幾次，「你讓我走！」他簡直的不理我。他只是兩手把我抱得緊緊的。

『最後我稍微心定一點。我不學灶下婢咬他，抓他。我嘗試冷冷靜靜的同他說。

『我說道，「滑突曼先生，我要你放了我。」

『他說道，「但是我愛你。」

『我拒絕他，說道，「但是我卻不愛你。」我記得那個時候我想這句話說得多麼無理可笑呀。在這樣地位的時候，我不能想出什麼不是無理可笑的話。



『他說道，「你將學會愛我。許多女人曾學會愛我。」』

『我說道，「我不是那種女人，我對你說，你錯認了人啦。你得讓我走。」』

『他說道，「我要你。凡是我要一樣東西，我總得到手的。你得明白，我是向來絕不受人拒絕的。你不明白你所處的地位。不會令你丟臉的。女人們以我愛她們爲一件有體面的事（這兩句話雙管齊下，罵盡許多女人。——譯者注）你試想看，我能夠替你做些什麼。你無論要什麼，你都能夠得到手。你無論喜歡往那裏去，你都能夠去，我對你是絕不會限制你的要求的。」』

『我記得他說這種話說了有好一會子。你想像我那個時候的情形！我不如被一隻熊抱住。他是可怕的強健有力，你是不會相信的。我不能動。我幾乎不能思想。我喘不出氣，我覺得他的呼吸在我的面上，他兩隻眼瞪着我，如同一隻可怕的猛獸一般。』

『我抗拒他，說道，「滑突曼先生，我不慣受這樣的待遇。」』

『他說道，「我曉得，我曉得。假使你是受慣這樣待遇的，我就不要你（可見他是專要強姦民家婦女，——譯者注）啦。但是我與別人不同。——你得想到這一層——你得想到我手上所有的全數。我沒得閒工夫同女人調情。但是我愛你。我一看見你就愛你。這還不夠嗎？你還再要什麼呀？」』

『我喊道，「你是騙我來的。你是個怯懦人，討我的便宜。你若是有一點顧廉恥的話，你該覺得很慚愧。」』

『他說道，「撻，撻(這是表示不耐煩的語助詞——譯者注)，不要說這種胡話。你是曉得人情世故的。你不是一個無知的小女子」——亞蘭，他當真說這句話——我記得這個字眼。我聽了發狂怒——你不能夠想像！我又嘗試走開，但是我越掙扎，他越發怒。我簡直是受了驚嚇。你要曉得，我不相信，遊船上除了他的僕人們之外，還有別人。』

『我喊道，「滑突曼先生，我叫你撒手，不要抓住我。你若不撒手，我就要大鬧。我就要叫喊。」』

『他很野蠻的說道，「你叫喊也無用處。」』

『我反抗他，說道，「你要我做什麼？」』

『他說道，「我要你愛我。」』

『我起首又掙扎。我叫喊一兩次——我不能說得實在——他隨即用手堵我的口。我隨即為我的性命奮鬥。我實在相信，假使他不是聽見你在堂屋叫喊，我會把這個老東西的兩眼抓了出來。當你喊我的名字時候，他放了我，向後跳。我生平未見過一個人的臉上有他那樣的狂怒的痛恨神色。』

『當我答你的時候，我嘗試跑到房門，但是他攔阻我。』

『他低聲說道，「我打定主意追逐你。你明白我麼？我絕不丟開你！」』

『隨後你用身子衝門，他掉過身子開門，走出去。』

洛雪想起剛纔的情景，臉上變作通紅，她心亂，呼吸趕快。孟德古坐下兩眼瞪着面前，一言不發。

她問道，『你生平曾聽見過如這樣的事麼？』

他很嚴肅的說道，『我聽見過，我聽見過好幾次，我說出來心裏很難受的。我還聽見過比這樣還要兇暴的事。』

她喊道，『我該作什麼？一個人做這樣的事，必定不能逍遙法外。』

孟德古不響。

洛雪喊道，『他是一個怪物。我該把他監禁起來。』

孟德古搖頭。他說道，『你做不到。』

洛雪喊道，『我做不到呀！爲什麼做不到？』

孟德古說道，『你不能證實這件事，你說你的話，他說他的話，他們只會聽他的話。你不能走去把滑突曼拘捕，如同你能夠拘捕一個平常人一般。你還要想到會鬧出不好聽的事體來！』

洛雪抗議，說道，『我想揭破他這個人。他是應該受揭破的！』

孟德古說，『這樣辦法是絕不會傷害他絲毫的。對於這件事我能夠說得很切實的，因爲我曾見過有人嘗試這個辦法。你不能叫一張紐約的報登這段故事（早已不知主持公道及自由言論爲何物了。——譯者注）你只能做到宣布你自己是一個女光棍。』

洛雪聽了這兩句話握着兩拳，瞪着大眼。她喊道，『既是這樣，我不如住在土耳其啦。』

他說道，『幾乎是這樣。紐約市有一個老頭子，竭畢生的精力借錢與人，及積蓄錢財；我相信現在他約有八千萬

或一萬萬，每六七個月，你在報上就看見有女人嘗試訛詐他。這是因爲凡有美貌女子到他公事房的，他就要強姦她，如同老滑突曼對待你一般；凡是指爲訛詐被捕的，都是那些無智的女子喧鬧起來。』（很像施公案彭公案的土豪勢惡行爲，可惜紐約無義俠英雄，只好由作者在小說上揭露。——譯者注）

孟德古停了一會接連說道，『洛雪，你必得把事勢看清楚。這個人是紐約的一座尊神。他操縱錢財的全數的來路；他喜歡毀誰就毀誰，他喜歡成就誰就成就誰。這是真實情形——我相信他若有意毀人他就能夠毀了無論什麼人。他無論要做什麼事，他都能夠做到，這是說他能夠操縱警察。不過是花錢買他們罷了。他是習慣操縱無論什麼事；操縱法律，在他看來是最容易的事。他若要什麼，他就花錢買，這就是他用以對待女人的態度。他一向受慣人家以主人翁待他；女人們找他，爭先恐後的求他一顧。假使你忍受得了，你就可以得着河邊的大馬路值一百萬的如王宮的大第宅，不然就在紐坡特河邊得一所值一百萬的別墅。你可以有權在全數的店鋪喜歡買什麼就買什麼，你要無論什麼遊船及自備的在鐵路上的車輛，都能辦到。別的女人們所要的就是全數這樣的東西，他不能明白你能夠還要些什麼。』孟德古停住不說。

洛雪問道，『這就是他花錢的方法麼？』

孟德古說道，『他無論喜歡什麼就花錢買。人們說他一天花五千圓。幾個聯歡社說他一段故事；說他愛上一個

醫師的太太，他就花一百萬建築一所醫院，他捐這筆大款卻有幾個條件，其中一條，就是要這個醫師出外三年，研究歐洲全數醫院的情形。』

洛雪坐在那裏深思到忘其所以了。她忽然問道，『亞蘭，他說他要追逐我，你猜他是什麼意思，他能夠做什麼？』

亞蘭說道，『我不曉得，我們要把這件事很小的熟慮過。』

她說道，『他對我說過兩句話，我想是很奇怪的。我纔追想起來。他說道，「你無錢。你不能在紐約維持局面。你所有的股票不值一文錢。」亞蘭，你試猜，難道他能夠曉得我的景況麼？』

孟德古被一個忽然的奇怪的思想所動，瞪着大眼看她。他喊道，『洛雪呀！』

她喊道，『什麼呀？』

他說道，『沒得什麼。』他隨即又對自己說道，『不是的，無理的。不能夠。』他忽然想到丹·滑突曼會派偵探追隨他，好像是太離奇，不值得考慮。他對洛雪說道，『這不過是我偶然想起來的，但是你得要很小心。他是一個危險人。』

停了一會，洛雪低聲說道，『我無力量懲罰他！』

孟德古說道，『據我看來，你是很僥倖逃出的了。下次你就曉得更清楚些；說到懲罰他，我想『自然』將懲罰他。你是曉得的，他老了；人們說他常發脾氣，不能與人相處，況且又是極其不歡樂的。』

洛雪很熱烈的說道，『亞蘭，我不能不想到，假使你不到船上來，我不定遭他什麼毒手！我不能不想到其他的女人們必定落在他的這樣陷穽裏。亞蘭，無論他曾作什麼，我也會是一樣的無人援救！』

他很嚴肅的說道，『我恐怕是這樣。我猜有許多女人曾看出是這樣。我很明白你的感覺，但是你對於這件事能夠作什麼？你不能懲罰如滑突曼這樣的人們。無論他們作什麼，無論他們壟斷人生所必需的物件餓死千萬人，抑或是他們糟塌一個無保護的女人，你都不能懲罰他們。紐約市上有許多富人專門答復告白，以引誘少年女子，當作遊戲。我的辦事室裏有一個速記員告訴我，她一年裏頭有過二十個席位，她都棄丟不幹，因為公事房裏總有男人勾引她。』

他停了一會。他又說道，『你看呀，我曾打聽出這許多事體來。你以為我不講理，但是我曉得你的危險是什麼。你在這裏是一個外鄉人；你既無朋友又無勢力，所以你常會受禍害的。我的意思，不獨指這一件事，這件事不過驚動警察及登報罷了；我的意思是指在社會上應酬——在社會裏頭就是你的名譽問題，及人家怎樣解說你的行為舉動。他們有的是錢，有的是威權，有的是特別權利，他們能夠負隅反抗。只要一個從外路來的女子臉長得好看，性

情活潑，能夠令他們享受娛樂，他們就很願意使她過快樂日子；但是你若犯他們，恐嚇他們的勢力，你就會曉得他們能夠怎樣痛恨你，你就會看出他們會怎樣毫無憐恤的毀謗你，傷害你！』

## 第十八回

[那時候銅大王倒了，冰大王也倒了，還有許多銀行也倒了。——譯者注]

孟德古從來未見垣街這樣的擾亂。他所碰見的人們，各人有各人的一派謠言，一個比一個更離奇。好像是地球在銀行世界的面前裂了一條極大的縫。但是這時候他當律師，幫人打官司，反對煙草託刺斯，正在緊要當口；他並不曉得他與現在市面擾亂有什麼相干。報紙是拚命努力安定人心——他們說全數的難關都過了，丹·滑突曼出來拯救受危險的銀行。孟德古相信報紙的話，就走他的路。

危險發展後三四日，他赴約，同他的朋友哈爾維(Harvey)吃大餐。孟德古終天在法庭，疲倦了，既無別人來，他又不想穿晚服，他就從他的辦公室走到哈爾維所住的飯店，這是社會中有名人物常來宴會的。哈爾維租了整個樓面，重新裝飾過，特為要合他的好尚。

當孟德古走到櫃台的時候，書記說道，『孟德古先生，你好呀？哈爾維先生留下一封信給你。』

孟德古拆開信封，讀匆忙所寫的話，纔曉得哈爾維當一間銀行董事，剛纔所說這間銀行有了為難，他要到當晚

所開的會議。他曾打電話給孟德古的公事房與他所住的旅館，都找不着他。

孟德古掉過身子就要走。他沒得地方去，因為他的家眷不在紐約；所以他走入飯廳，獨自一個人吃飯。後來他走出來，走入穿堂，買了幾張晚報，站在那裏看大字的題目。

忽然有一個人，在門口走進來，他抬頭看。原來是銀行家杜瓦爾 (Duval)。孟德古自從在文尼太太的客廳同杜瓦爾分手之後，從未見過他。他卻不看見孟德古，在他身邊走過，縹着兩個眉頭深念，就走入一座升梯。

再過一會，孟德古聽見身邊有人說話。『孟德古，你好麼？』

他掉過身子來。原來是旅館的經理里昂，哈爾維有一次曾介紹過的。他說道，『你來赴會議麼？』

孟德古說道，『會議麼？不是的。』

經理說道，『這裏今晚有銀行家們的一個大會議。原是不許人知道的，你不必提起。』——那時候又有一個人走過，他又說道，『和爾特先生 (Ward)，你好麼？這就是大衛和爾特。』

孟德古說道，『呀！』垣街都曉得和爾特，都稱他做滑突曼的『小跑』。他是一個受很豐薪水的小跑——滑突曼每年給他十萬，叫他替他管理一個大保險公司。

孟德古說道，『原來他在這裏，是不是的？』

里昂說道，『滑突曼自己在這裏。他是從邊門走進來的。我聽說今晚的會議是特別祕密的，他們租了樓上八間



房子，都是相連的。滑突曼將從這一頭進去，杜瓦爾將從那一頭進去，以便報館的訪事員不會曉得他們在一起！』

孟德古微笑說道，『原來他們是這樣辦的！』

里昂又說道，『我曾看過有無報館的人們。但是他們好像不會得到消息。』

經理慢慢走開了，孟德古站在那裏看穿堂裏的人。他看見希根(Hegan)來，走入升梯，他是同一個年紀稍老的人來的，他認得這個人就是巴斯柯木(Bascom)，帝國銀行的主席，這是滑突曼自己的銀行。他又看見其他兩個人，他認得他們是這一組銀行的領袖們；隨後他眼向櫃台，看見一個身長肩闊的人，正在那裏同書記說話，這個人掉過身子來，露出是他的朋友，捷報館的人，名貝特士(Bates)。

孟德古心裏想道，『哈！到底報館的人得了消息。』

他看見貝特士眼看穿堂，就看見他。孟德古伸手要招呼他，貝特士卻不回答。他反慢慢走向他，在他身邊走過，眼卻不看他，但是當他走過的時候，低聲急急的說道，『請你入寫字室！』

孟德古站了一會，在那裏納悶；隨後他就跟着走。貝特士走到房裏的一個角落坐下來。孟德古也坐在那裏。

這個訪事人快快的四圍一看，起首匆匆說道：『孟德古，請你勿怪，我不要有人看見我們兩個說話。我要你替我辦一件事。』